

“一带一路”视域下尼日利亚汉语教学事业现状及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

黄长彬¹

吴应辉²

(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 210024;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北京 100081)

摘要: 非洲的汉语教学事业具有“起步晚、底子薄、条件差”的特点, 尼日利亚有系统、成规模的汉语教学肇始于两所孔子学院的创办。目前, 该国汉语教学事业的布局初见雏形, 但汉语教学机构的布局不够广泛、不够均衡, 并且面临的诸多挑战: 缺乏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驻在国办学力量薄弱、一院多点模式加剧了师资不足等。为实现尼日利亚汉语教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应依托“一带一路”建设, 让汉语为尼日利亚“一带一路”铺路搭桥, 汉语教学由发力国中心转为受力国中心, 围绕语言附加值激发内驱力。

关键词: 一带一路 尼日利亚 汉语教学 可持续发展 孔子学院

Research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trategies of Chinese Teaching in Niger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ne Belt and One Road"

Huang Changbin Wu Yinghui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10024;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100081)

Abstract

The Chinese teaching career in Africa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ate start, weak foundation and poor conditions”. The systematic and large-scale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Nigeria started with the establishment of two Confucius Institutes. At present, the layout of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country is preliminary shaped, but the layout of Chinese teaching institutions is not extensive and balanced enough, and it faces many challenges: lacking of overall coordination and top-level design, the lower ability of running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host country, and “One Institute, Many Point” model exacerbates the shortage of teachers.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teaching in Nigeria, we should rel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take advantage of Chinese language to pave the road and build a bridge for the “One Belt and One Road” in Nigeria. Shift the main role from “Pushing Country” to “Receiving Country”. Stimulate the learner’s internal drive from the attached value of the language.

Keywords: One Belt and One Road, Nigeria, Chinese Teach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fucius Institute

¹ 黄长彬, 南京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博士生, 曾担任尼日利亚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公派汉语教师、哈科特港大学汉语教学点中方负责人。研究方向: 汉语国际教育、对外汉语教学及二语习得。Email: huangchangbin168@foxmail.com

² 吴应辉,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中央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引言

近年来，中非关系平稳发展，教育、能源、医疗、基础设施等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走向深入。2015年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上，确定实施“十大合作计划”，在促进非洲国家减少贫困和改善民生，加快工业化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2017年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世界经济局势如何发展，中国都会支持非洲国家的发展”；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提出把自身发展同非洲发展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努力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提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间的合作呈现出‘政热经热’良好态势”（黄长彬、陆书伟，2020）。

尼日利亚是非洲大国，不仅是非洲最大的经济体，也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该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加入“一带一路”发展计划后进一步拓宽了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李宇明，2015），遗憾的是，该国汉语教学事业并未走在非洲的前列。笔者在本文中探究了尼日利亚汉语教学事业发展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及挑战，以及如何推动该国汉语教学迈入发展快车道并实现可持续发展，以服务于国家发展的顶层战略。

二、尼日利亚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现状

就非洲而言，大多数国家国民对中国有良好、正面和积极的印象，汉语学习者的积极性高，但是不得不承认非洲汉语教学普遍具有“起步晚、底子薄、条件差”的客观现实。尼日利亚地处西非，原属英国殖民地，1960年宣布独立后建国，官方语言为英语，直至1971年才与中国建交。由于地缘等因素影响，与东非国家相比，尼日利亚与中国的经贸、文化等领域往来属“后起之秀”，汉语教学在该国也是新生事物。正如扈启亮（2014）所言，“由于地理、历史等原因，西非国家都是有了孔子学院后才开始真正的汉语教学。汉语对西非人来说是一门新的外语”。这与笔者所掌握的信息是一致的，尼日利亚汉语教学在21世纪之前处于零散甚至空白状态，即使在今天也处于起步阶段。

2.1 汉语教学机构在尼国布局情况

尼日利亚全国划分为36个州和1个首都特区，汉语在该国属于新兴语种，相关教学机构仅设立在少数几个州，犹如“星星之火”。为了解汉语教学机构的分布情况，笔者联系了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总领馆、华助中心、西非华文报、孔子学院等机构相关人员，尽可能全面地掌握第一手资料，详见表1。

表1：尼日利亚汉语教学机构分布情况（数据截至2020年3月）

汉语教学机构所在单位	所在地	汉办师资	区位
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	Anambra State	√	南部
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附属中学	Anambra State	√	南部
Federal Polytechnic, Oko 孔子课堂	Anambra State	√	南部

哈科特港大学汉语教学点	Rivers State	√	南部
阿布贾文化中心汉语教学点	Abuja(FCT)	√	北部
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	Lagos State	√	南部
AJC Schools	Lagos State	√	南部
Bank Anthony Primary School	Lagos State	√	南部
Engreg International School	Lagos State	√	南部
Fountain Heights	Lagos State	√	南部
Foreshore School	Lagos State	√	南部
Fountain Heights Secondary School	Lagos State	√	南部
Grace Schools	Lagos State	√	南部
Grace High School	Lagos State	√	南部
Green springs School	Lagos State	√	南部
Immaculate Heart Comprehensive Secondary School	Lagos State	√	南部
International School,University Of Lagos	Lagos State	√	南部
Ikeja Grammar School&Unity High School	Lagos State	√	南部
Jextboon Secondary School	Lagos State	√	南部
Lagos State Technical College	Lagos State	√	南部
Queensland Academy	Lagos State	√	南部
Redeemer's International Secondary School	Lagos State	√	南部
Supreme Education Foundation	Lagos State	√	南部
Unilag staff School	Lagos State	√	南部
University of Lagos Women Society Primary School	Lagos State	√	南部
Abuad Internation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Ado Ekiti	√	南部
Afe Babalola University	Ado Ekiti	√	南部
The Chinese school	Abuja(FCT)	√	北部
海军基地培训中心	Lagos State	√	南部
龙之梦华文学校	Lagos State	×	南部
华助中心华文学校	Lagos State	×	南部
贝尔中学	Ogun State	√	南部
University of Nigeria,Nsukka	Enugu State	√	南部
Enugu State College of Education	Enugu State	×	南部
Imo State University	Imo State	√	南部

拉哈玛学校	Niger State	√	北部
Ahmadu Bello University	Kaduna State	√	北部
Bayero University	Kano State	√	北部
Chinese Bilingual College	Kano State	√	北部

根据表 1，我们发现，上述 39 个汉语教学机构在尼日利亚的布局有以下特点：

一是，地域分布不够广泛，尼日利亚 37 个行政区中仅有 11 个行政区设有汉语教学机构，2/3 的行政区尚未设有汉语教学机构。

二是，地域分布不够均衡，汉语教学机构主要分布在南部及沿海，占比 90% 以上，而北部占比明显偏低，首都占比也明显不足。

三是，中方是该国汉语办学的主力，师资和资金主要由中国国家汉办调配，尼方主要是提供办学场地和部分设施。

2.2 孔子学院成为尼国汉语教学重镇

“从覆盖国家、分支机构、教师和学员数量 4 个指标来看，孔子学院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语言文化推广机构之一，带动了全球范围内的‘汉语热’和‘中国热’”（马箭飞，2017）。在尼日利亚，孔子学院的创办对于促进该国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更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笔者认为可以将孔子学院的建立作为该国汉语教学事业的分水岭。孔子学院建立之前，汉语教学是一门“隐学”，即使有当地人有学习汉语的念头，也是求学无门；孔子学院建立之后，汉语教学才成为一门“显学”，可以说，尼日利亚系统化、成规模的汉语教学应从 21 世纪初两所孔子学院的创办算起。

截至 2020 年，尼日利亚拥有两所孔子学院，分别是成立于 2007 年 2 月的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Nnamdi Azikiwe University）孔子学院、2008 年 10 月的拉各斯大学（University of Lagos）孔子学院，详见表 2。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孔子学院在尼日利亚已经成为汉语教学的重镇和排头兵：

1. 师资力量方面。两所孔子学院拥有近 30 名中方教师，超过其他汉语教学机构师资力量的总和。同时，两所孔子学院拥有本土老师 9 名，这些本土老师汉语水平都达到了 HSK 五级或者六级水平，基本上都有在华深造和培训经历，而其他汉语教学机构的本土老师质量就参差不齐。笔者联系了位于北方卡诺州的 Chinese Bilingual College 中方负责人，他告诉笔者该校本土老师汉语水平仅达到 HSK 三级。

2. 汉语学历教育。孔子学院在推进非学历教育的同时，积极推进汉语学历教育，将汉语纳入尼日利亚国民教育体系。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汉语本科项目于 2013 年顺利通过了国家教育部的评估和审查，并于 2014 年招收首批汉语本科专业学生。此外，拉各斯大学汉语专业独立于孔子学院；尼日利亚大学于 2019 年开

设汉语选修课。但这只是解决了“有和无”的问题，该国汉语本科专业的规模过小，并且没有硕士、博士阶段的汉语教育，无法实现高层次汉语人才的本土化培养。

3.一院多点模式。尼日利亚汉语资源稀缺，但国民学习汉语积极性高涨，促使孔子学院在开办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院多点”的格局。一院多点是指“一个孔子学院在所在国的不同地区和高校设立多个汉语教学点，由孔子学院统一管理，统一配置汉语教师和资源（徐丽华，2012）”。一院多点的办学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该国迫切的汉语学习需求，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辐射作用，扩大了汉语教学的影响力。

根据表 2，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开办了 4 个教学点，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开办了 21 个教学点。表 1 中，尼日利亚总共设有汉语教学机构 39 个，属于一院多点的机构有 27 个，占比 69%，证实了孔子学院已成为尼日利亚汉语教学的重镇。

表 2：两所孔子学院基本情况（数据截至 2020 年 3 月）

	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	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
成立时间	2007 年 2 月	2008 年 10 月
中方教师	16 个	11 个
本土教师	6 个	3 个
汉语本科专业	有	无
下属教学点	4 个	21 个
累计 HSK 考生	9893 人/次	4287 人/次

三、尼日利亚汉语教学事业面临的挑战

发展海外汉语教学事业面临的挑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由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社会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地区汉语教学又存在各自突出的挑战和难题。正如黄长彬（2018）提到的“海外汉语教学面临着纷繁复杂的外部条件，这是由各国的不同国情、社会发展程度以及文化背景的多样性等因素共同决定的，可以说一国有一国汉语教学之实际。”就尼日利亚来说，除共性问题外，笔者认为如下因素成为制约尼日利亚汉语教学事业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挑战。

3.1 挑战一：汉语教学缺乏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

汉语教学在尼日利亚是一种新生事物，由于历史因素、驻在国重视不够等原因导致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缺乏统筹协调、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造成教学机构的布局存在一定的随机性、汉语教学工作的开展存在各自为政的局面。

1. 教学机构布局的随机性

“孔子学院的布局迄今为止仍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某些国家密度很高而另外一些国家的密度很低甚至空缺”（张虹倩、胡范铸，2017），这是对全球孔子学院布局的论断。具体到尼日利亚，汉语教学机构同样存在布局随机性的问题。表1显示汉语教学机构的地域分布不够广泛、也不够均衡，拉各斯作为经济首都占据了全国教学点的一半以上，而阿布贾作为政治首都仅有2处教学点，并无孔子学院。黄长彬、陆书伟（2020）曾调查过非洲地区孔子学院的布局现状，指出非洲地区孔子学院具有“高度向所在国首都城市集中”的特点，然而尼日利亚首都汉语教学力量较为薄弱的现状与非洲各国差异很大，实属反常。

布局的随机性还体现在单位人口数量所拥有的教学机构存在不均衡。“尼日利亚拥有超过250个民族，人数最多的是豪萨-富拉尼族（占全国人口29%），约鲁巴族（占全国人口21%），依博族（占全国人口18%）”（丁工，2018）。结合表1，三大族群所拥有的汉语教学点数量如表3。可知，三大族群单位人口数量所拥有的汉语教学机构排序为约鲁巴族>依博族>豪萨-富拉尼族。

表3：三大族群拥有汉语教学机构统计表

	人口比重	汉语教学机构
豪萨-富拉尼族	29%	6个
约鲁巴族	21%	26个
依博族	18%	6个
其他族群	32%	1个
总计	100%	39个

2. 汉语教学工作各自为政

世界上有一些国家对汉语教学较为重视，通过成立专门的协调或指导机构来统筹域内汉语教学和科研工作，如菲律宾、新加坡的华教中心，美国的全美中文学校协会，法国的汉语教学协会，喀麦隆的国家中教部下设汉语总督学等。此类机构定期组织教研活动，制定工作方案，有利于从“全国一盘棋”的高度规划域内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

目前，尼日利亚的汉语教学呈现“自然生长”的状态，缺少人为干预和规划。各个教学机构的教学理念、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各不相同，孔子学院之间、孔子学院与下设教学点之间、教学点与教学点之间，缺乏必要的教学沟通和研讨，难以形成合力，无法“连点成线、以线带面”。“一种语言要快速健康地对外传播，顶层设计十分重要”（吴应辉，2015），笔者认为尼日利亚应充分借鉴经验，成立专门协调机构，为不同教学机构之间互通有无、互相借鉴提供交流的平台。

3.2 挑战二：驻在国汉语办学力量薄弱

尼日利亚是非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位居非洲各国前列，但“国内根深蒂固的种族问题、错综复杂的宗教纷争、结构单一的经济模式、暴恐袭击和反叛武装，都是阻碍其参与全球化、引发经济衰退的主要因素”（丁工，2018），该国实际发展水平是“石油经济一度产生的虚假繁荣”（丁工，2018），总之诸多因素导致尼日利亚经济处于较为落后状态。另外，历史上明代郑和下西洋打通了中国与东非的联系，但地处西非的尼日利亚不具备这种区位优势，尼日利亚长期被英国殖民，与中国的密切政商往来仅可以追溯至 1971 年两国建交。笔者认为，如上经济和历史两方面的因素导致尼日利亚汉语办学力量薄弱，具体表现为：

1. 尼方独立的办学机构少之又少

根据表 1 可知，尼日利亚独立的汉语办学机构少之又少，师资基本上都依靠中方派遣。尼日利亚现存的 39 个汉语办学机构中：36 个办学机构的汉语师资依赖中国国家汉办提供；2 个办学机构（龙之梦华文学校、华助中心华文学校）由华社筹资组建；仅有 1 个办学机构由尼方组建，即 Enugu State College of Education 汉语教学点。而 Enugu State College of Education 汉语教学点之前隶属于孔子学院，后来独立出去，脱离孔子学院之后能生存多久，我们也不持乐观态度。

由于笔者掌握的信息有限，因此针对尼日利亚到底有多少当地人独立创办的汉语教学机构，笔者咨询了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文化参赞李旭大，李参赞指出“尼日利亚有本地创办的汉语教学班，但是人数都比较少，还不上规模”。

2. 对现有教学机构投入严重不足

驻在国汉语办学力量薄弱的另一个体现是尼日利亚对现有汉语教学机构的资金投入是不足的。李宝贵、刘家宁（2017）总结了海外孔子学院经费的来源渠道，包括：总部（中国国家汉办）提供资金、外方投入资金、孔院自身活动收入。表 1 中的汉语教学机构主要是中国国家汉办派遣师资并提供资金支持，而外方投入资金和孔院自身活动收入占比偏低。尼日利亚汉语教学事业未能形成市场化运作模式，对中国的投入依赖性很强：中方有投入，教学点就能运行；中方撤走投入，教学点就面临关闭的风险。正如郭宇路（2009）所言，“有的则过分依赖中方的资源，单纯地把目光定在中方的资金投入上，甚至把孔子学院当作是一个免费的汉语教学资源。”

3.3 挑战三：“一院多点”模式加剧师资不足

海外孔子学院在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摸索出一套适合汉语教学、文化传播的路子，比如“一院多点”的办学模式。这种模式不是哪个孔子学院的独创，而是根据海外汉语教学的现实需要而催生出来的。该模式优势十分明显，既能够满足不同地区的学员“就近”学习汉语的需求，也能够扩大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的范围，孔子学院尤其是星罗棋布的下属教学点已经成为汉语教学的“孵化器”（赵金铭，

2014)。但一院多点的办学模式不利的一面也很明显，即加剧了汉语师资的不足，进而影响汉语教学的实际效果。

表 2 显示，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拥有汉语教师 22 名，下设 4 个教学点；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拥有汉语教师 14 名，下设高达 21 个教学点。我们认为，根据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现有师资力量，其下设教学点数量在可接受范围内；但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下设教学点数量则有“超负荷”之嫌。

就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如何兼顾如此之多的教学点，笔者咨询了该孔院相关教师，具体操作为教学点的教师常驻孔子学院而非教学点，每周根据教学点教学需要分赴各个教学点进行教学，由于教学点太多而师资有限导致部分教学点每周的授课时长仅为几个小时，加剧了师资不足的现状。而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的教学点均有教师常驻，不同级别的汉语学生按照课程表安排来教学点学习，确保每个级别的学生每天都有一至两个课时的汉语学习时间，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师资不足的弊端。

一院多点的办学模式有利有弊，这就要求孔子学院趋利避害、量力而行，是否进行一院多点办学以及具体开设几个教学点，应首先对自身办学能力、师资资源、教材资源等因素进行评估，既不必过于保守，也不能盲目扩张。孔子学院在海外办学过程中是追求量还是追求质？采取“广撒网”的方式还是“集中优势兵力”？走“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路子还是走“脚踏实地”“掷地有声”的路子？推崇“千招会”还是推崇“一招精”？我想答案不言自明，毕竟有时候“千军万马”敌不过“一夫当关”。孔子学院的中方教师应该有一些不成文的战略意识，应该能意识到若能培养出一个“亲华”国家级领导人，对于推动所在国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将起到多大的作用？

四、尼日利亚汉语教学事业可持续发展策略

关于海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态势，吴应辉（2015）指出：“过去十年中，汉语国际传播事业在国家大力支持和业界共同努力下，取得了长足进步，但在长期可持续发展方面仍面临不少问题。”尼日利亚的汉语教学机构同样存在着“生存能力非常脆弱”“主要靠总部输血维持生命”（吴应辉，2010）的可持续发展困境。“汉语国际推广是一项长远的事业，不能只注重眼前的成绩，而应该把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评估的重点”（詹春燕、李曼娜，2014）。实现尼日利亚汉语教学事业的良性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工程和宏大命题，绝非一朝一夕之功。笔者试从如下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浅见：

4.1 汉语为尼国“一带一路”搭桥铺路

“‘一带一路’构想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陆俭明，2016），这一伟大构想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全方位推进中国与沿线各国务实合作，以实现“五通”目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汉语在该国的传播带来了新的契机、创设了新的机遇。王建勤（2016）也指出：“当今汉语国际传播应以‘一带一路’为依托，应该搭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与产业经济合作全球化拓展的‘顺风车’，从而加快汉语向世界传播的步伐。”

要实现“一带一路”的远景目标需要语言铺路，此命题由李宇明、陆俭明先生（2015、2016）提出。笔者认为能够为“一带一路”铺路的“语言”资源包括三个层面：一，国际通用语即英语；二，沿线各国人民的母语；三，中国国家通用语即汉语。但这三个层面的语言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和优先级是有差异的。笔者对铺路语言进行优势和劣势分析，并推导出汉语的优先级最高，详见表4。

表4：“一带一路”铺路语言分析

“一带一路”铺路语言	优势	劣势	优先级
国际通用语（英语）	使用人口多，推广成本低；能够满足基本交际和商贸往来等领域需要。	只能达意，难以表情；只能通事，难以通心（李宇明，2015）； 翻译只能“通话”（石锋，2016）	三级
沿线各国母语	母语可以“通心”（石锋，2016），利于密切合作。	沿线各国民族众多，母语语种复杂，学习难度大。	二级
中国国家通用语（汉语）	母语可以“通心”（石锋，2016），利于深化合作；沿线汉语教学机构布局初具雏形。	汉语国际推广需要一定的经济成本。	一级 (最高级)

尼日利亚是“一带一路”成员国家，汉语作为“一带一路”的铺路语言，其传播优先级最高。尼日利亚的汉语教学“与‘一带一路’有建设有诸多契合点，应互相借力，融合发展。‘一带一路’建设有力推动了沿线国家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也为新时代的汉语国际传播赋予了新的使命。”（李宝贵、尚笑可，2018）

4.2 从“发力国”中心转为“受力国”中心

海外汉语教学事业中的“发力国”指的是汉语的母语国中国，“受力国”指的是汉语教学对象国或者驻在国。过去的十几年中，海外汉语教学机构的迅猛发展主要依靠发力国的人力、物力支持，受力国主要是被动接受。尤其是中国国家汉办资助的汉语教学机构“依靠的是总部的支持和外来资金的捐助和赞助，这种生存和发展依赖应该说只能是权宜之计，将来是难以为继的”（詹春燕、李曼娜，2014）。因此，需要“从发力国中心转为受力国中心”（崔萍、于迈，2019）。

吴应辉多年前就有类似提议：由“以我为主”变为“以你为主”（2015），并提出“服务需求”论和“有限责任”论。吴应辉（2015）认为：“我们强调向世界推广汉语和中国文化较多，未来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学习汉语和了解中华文化不仅是中国的需要，更是世界各国与中国开展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理念层次上从推广向传播转变，实践层次上从‘我推广’向‘我服务’转变”，他（2015）还认为：“世界各国是发展本国汉语教学的主体，理所应当肩负起本国汉语教学的主体责任。任何一个国家发展外语教学，从政策到实践都是自己国家的事，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一定要有‘有限责任’意识。尽量不要包揽过多，以免适得其反。”

尼日利亚作为非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汉语教学事业要短期内从发力国中心转为受力国中心绝非易事，但是应朝这个方向努力。笔者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发力：

一是，深度融入受力国国民教育体系。“只要进入当地高等教育学科体系，走上正轨的专业学科教育平台，接受所在国高等教育评估体系的监督，才能引起双方的足够重视，才能得到正规化规划和管理，才能得到持久的培育和可持续的发展。”（钟英华，2009）

二是，强化受力国本土师资培养、储备。“单纯依靠国内派出师资来进行汉语国际推广，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需要”（宛新政，2009），本土化师资的培养和储备是国别化汉语教学的需要，也能缓解日益增长的汉语学习需求与有限的师资供给的之间矛盾，有利于促进该国汉语教学可持续发展。

三是，受力国多方联动以拓宽资金来源。许琳（2007）指出，海外汉语教学的“推广机制从教育系统推进向系统内外、政府民间、国内国外共同推进转变。”因此，“一定要制定相关扶持政策，吸引国内外社会团体和企业广泛参与……通过市场化运作”，最终实现汉语教学机构的“共建、共管、共有、共享”（李宝贵、刘家宁，2017）的目标。

4.3 围绕语言附加值激发内驱力

英语成为国际语言主要是通过殖民来强制推行，辅之以英语国家的国际影响力。显然，汉语要成为国际语言无法走英语的老路。“语言要进行与经济的‘捆绑式’传播，才能加快传播的速度、拓宽传播的广度”（李宝贵 2019）。当今世界，要加快汉语走向世界的步伐，只能依靠汉语在商贸、科技等领域的经济附加值。

很多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汉语的附加值，“对于许多非洲人来说，中国已经成为经济成功的代名词，说汉语的能力甚至被视为获取优质工作的必备技能”（李宝贵，2019）。同时，“汉语作为重要商业语言的实用和潜在价值不断提升”（郭宇路，2009）。赵金铭（2014）指出，“当今世界众多汉语学习者的学习目的虽说多种多样，归根结底，是把汉语作为沟通与交际的工具，为的是了解当今的中国，或是出于职业的考量，以便未来适应自己工作的需要。”马箭飞（2017）也指出，“汉语在国际经济贸易、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空前凸显，其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不断提升，成为极具上升空间的国际性语言。”

尼日利亚学习汉语的需求日趋旺盛，正是因为汉语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汉语可以作为谋生工具。大部分学员学习汉语并不是要成为汉学家，而是要“学以致用”，改变其经济困难的现状。黄长彬（2018）研究了尼日利亚汉语学习者的学习动机，指出“该国汉语学习者的工具型动机最高”，学习汉语的主要目的是求职和留学。表 1 显示，纳姆迪·阿齐克韦大学孔子学院 HSK 考点累计考生达 9893 人/次，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 HSK 考点累计考生达 4287 人/次，通过考试获得 HSK 证书正是为了实现求职和留学的目标。这就启示我们，该国汉语教学要围绕汉语的“工具价值”，畅通求职和留学两大诉求，因此要解决好下面四个紧迫问题：

一是，做好 HSK 考试推广工作。尼日利亚仅有两个 HSK 考点，都分布在南部。北部尚未设立 HSK 考点，汉语学习者学习了汉语，但是无法取得 HSK 证书，给其求职和留学目标带来阻碍。

二是，改革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申请模式。尼日利亚众多汉语教学机构中，具备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推荐资格的机构只有两家孔子学院，应探索改革奖学金申请方式，增加透明度和公开度，品学兼优的学习者应该获得同等的申请资格。另外，加强其他各类奖学金，如“一带一路”奖学金、商务部奖学金、省奖、市奖、校奖等宣传推介工作。

三是，建立本土汉语员工的求职平台。应加强尼日利亚中资企业、华社等与汉语教学机构的合作，成立本土汉语员工求职平台，畅通汉语学习者的求职之路。

四是，优化汉语课程的职业化设计。许琳（2012）曾指出，“从课程设计之初，就应该体现出差异性来，不单要教授当地人学习汉语，还要透过学习汉语，让人们切实掌握一些技能”，“让学生学习汉语的同时，学到谋生本领”。尼日利亚汉语教学应探索“汉语+”培养模式、订单化培养模式；还要重视商务经贸汉语的教学，因为“要想实现本国乃至个人更好的发展，就要搭上中国发展的‘高速列车’，学会与中国人打交道、做生意，为此必须掌握汉语”（李宝贵、刘家宁，2017）。

五、结语

尼日利亚汉语教学事业挑战与机遇并存，制约该国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因素包括：缺乏统筹协调和顶层设计、驻在国办学力量薄弱、一院多点模式加剧了师资不足等。要实现该国汉语教学事业的可持续发展，应依托“一带一路”建设，让汉语为尼日利亚“一带一路”铺路搭桥，将汉语教学由发力国中心转为受力国中心，围绕语言附加值激发内驱力。

目前该国各级各类汉语教学机构有效助推了尼日利亚的“汉语热”，该国汉语学习需求持续旺盛，越来越多的社会人员、大学生加入了汉语学习的行列，并且越来越多的中小學生也开始学习汉语，促使该国汉语教学呈现出学龄化、低龄化的趋势，发展前景可期。汉语应该成为并且将成为深化中国与尼日利亚双边合作与交流的重要工具，加强中国人民与尼日利亚人民友谊合作的桥梁，将在各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崔萍、于迈.法国孔子学院的现状、问题与未来发展[J].法国研究.2019年第3期.
- [2]丁工.尼日利亚的发展与复兴[J].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8年第4期.
- [3]杜芳、王松岩.埃及汉语教学发展概况、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2008年第1期.
- [4]郭宇路.孔子学院的发展问题与管理创新[J].学术论坛.2009年第6期.
- [5]扈启亮.西非孔子学院发展现状、问题和对策[J].沈阳大学学报.2014年4月.
- [6]黄长彬.尼日利亚初级汉语学习者学习动机实证研究——以 Nnamdi Azikiwe University 孔子学院为例[J].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8年第4期.

- [7]黄长彬、陆书伟.非洲地区孔子学院布局现状及可持续发展策略研究[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20年第1期.
- [8]金志刚.意大利孔子学院发展现状问题与策略研究[J].国际汉语教学研究.2019年第3期.
- [9]李宝贵.习近平关于语言传播的重要论述及其对汉语国际传播的启示研究[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 [10]李宝贵、刘家宁.“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孔子学院跨文化传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
- [11]李宝贵、尚笑可.“一带一路”背景下汉语国际传播的新机遇、新挑战与新作为[J].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 [12]陆俭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语言铺路搭桥[J].文化软实力研究.2016年第2期.
- [13]吴应辉.汉语国际传播新常态特征及发展思考[J].语言文字应用.2015年第4期.
- [14]吴应辉.孔子学院经营模式类型与可持续发展[J].中国高教研究.2010年第2期.
- [15]宛新政.孔子学院与海外汉语师资的本土化建设[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2009年1月.
- [16]徐丽华.孔子学院的发展现状、问题及趋势[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 [17]徐丽华.非洲孔子学院：检视、问题与对策[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 [18]许琳.汉语国际推广的形式和任务[J].世界汉语教学.2007年第2期.
- [19]赵金铭.孔子学院教学现状与教学前景[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 [20]詹春燕、李曼娜.孔子学院的可持续发展：指标、模式与展望[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 [21]张虹倩、胡范铸.全球治理视域下的汉语国际教育及孔子学院建设：问题、因由与对策[J].社会科学.2017年第10期.
- [22]张笑贞、吴强.非洲汉语教学问题探讨——以坦桑尼亚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为例[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 [23]钟英华.非洲孔子学院建设中的几个基本问题[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9年1月.
- [24]柴如瑾.延续“汉语热”要实现四个转变——访国家汉办负责人马箭飞[N].光明日报.2017-10-28（009）.
- [25]李宝贵.汉语正走进非洲——为中非世代友好持续培养新生力量[N].光明日报.2019-12-05（014）.
- [26]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N].人民日报.2015-09-22（007）.
- [27]许琳.非洲孔子学院要办出自己的特色. [EB/OL]
.http://www.chinanews.com/hwjy/
2012/09-12/4176967.shtml.2012-09-12.